

张炜、葛亮、王计兵、梁衡、程光炜、王占黑获评六大门类年度作家(作品)
苏小华、黄仕忠、东田、黄守县、索耳作品获评“年度花地精品”

2025花地文学榜揭晓

战略支持：广东省作家协会
主办单位：羊城晚报报业集团(羊城晚报社)

六大门类得主



张炜《去老万玉家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3月

张炜,1956年11月出生,山东栖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你在高原》等23部,诗学专著、诗集多部。作品被译为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等四十余种文字。



葛亮《风球》
花城出版社 2024年5月

葛亮,1978年3月出生,江苏南京人。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,著有小说《燕食记》《北鸢》《朱雀》《灵隐》《飞发》,文化随笔《小山河》《梨与枣》等。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意、俄、日、韩等国文字。



王计兵《低处飞行》
作家出版社 2024年2月

王计兵,1969年11月出生,江苏徐州人,现居江苏昆山。已出版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等五部。



梁衡《重阳》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1月

梁衡,1946年5月出生,山西霍州人。著有散文集《觅渡》《洗尘》《重阳》等。先后有《晋祠》《壶口瀑布》《觅渡,觅渡,渡何处》等数十篇文章入选大、中、小学教材。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



程光炜《小说的读法》
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

程光炜,1956年12月出生,江西婺源人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著有《当代文学的“历史化”》《文学史二十讲》等。



王占黑《正常接触》
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

王占黑,1991年9月出生,浙江嘉兴,现居上海。已出版小说《小花旦》《空响炮》等。

年度花地精品得主

苏小华《我的报童生涯》
(原载于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7月1日A7花地)

苏小华,1956年7月出生于广州,广东新会人。198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。一级美术师,广州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

黄仕忠《出走的五十岚》
(原载于《羊城晚报》2024年5月23日A10花地)

黄仕忠,1960年11月出生,浙江诸暨人。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著有《琵琶记研究》《中国戏曲史研究》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》等,随笔集《书的诱惑》《进学记》等。



东田《且伸出手去,握住三月的雨丝》
(原载于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3月6日A12花地)

东田,1971年3月出生于湖南冷水滩,现居广州。199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当代文学硕士,文旅系统公务员。发表散文、游记超60万字,出版游记散文集《玩全东欧》。



黄守县《过个潮汕“懒”年》
(原载于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2月27日A8花地)

黄守县,1994年12月出生于广东汕头,现居广州。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,曾获澳门文学奖、香港青年文学奖等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走仔》,有多部话剧上演。



索耳《用一种游戏的心态去写作》
(原载于《羊城晚报》2024年4月23日A6花地)

索耳,1992年10月出生,出生于广东湛江,现居广州。出版长篇小说《伐木之夜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非亲非故》。



总策划:任天阳
总统筹:林海利
总执行:胡泉 陈桥生
策划:邓琼 吴小攀
执行:朱绍杰 易芝娜 周欣怡 梁善茵
熊安娜 何文涛 李娇娇
插画设计(AI辅助):王云涛
版式统筹:杜丹 黄艳玲

青春写生

那一刻,你闪着光

□史文轩 广东实验中学初二(13)班

一个难得的冬日暖阳,阳光透过玻璃洒进屋里。已近年关,家家户户都在为春节做准备,我家也不例外,一家三口忙着除旧迎新。没想到,我竟有机会得以窥见一个从未见过的闪光的你。

当时,负责整理衣柜的是我。衣柜最底层堆放的那些陈年衣物,散发着樟脑的味道。随着我的翻拣,压在箱底的岁月重现天日:这件是我满月时的连衣裤;那件小棉裤如今已短得只到我的膝盖……在一堆毛衣下面,忽然有一抹蓝色映入我的眼帘,那是一条连衣裤。

“妈妈,这是谁的裙子?我怎么没有见过?”我一边说着,一边把它抽出来递给你看。您甩了甩刘海,匆匆抬起头来,先是一怔,眼神忽然变得明亮,但很快您又低下头重新忙碌起来,只淡淡地回应我说:“这件啊——扔了吧,没有什么用了。”语气平静,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

我将手中的裙子展开,阳光铺洒在上面,碧蓝的光闪烁着,仿佛是大海的波浪,上面柔白的花纹,清新淡雅,真漂亮啊!我不舍得扔,冲您嚷着:“妈,这裙子太好看了,我还没有见您穿过呢!要不您穿一次给我看看吧,就这么扔了太可惜了。”您浅浅地摇头,不置可否。旁边的爸爸适时地插了句话:“就穿一次吧,我也很多年没见您穿过它了。”拗不过我的撒娇和爸爸的帮腔,您的嘴角

漾开了笑意,温和又可爱:“你们父子俩啊……好吧好吧,你们让我穿,我就穿一下。”

等您从房间里换好裙子出来,我和爸爸都不由地怔住了。我注意到您将头发挽在了脑后,蓝色连衣裤勾勒出您清瘦的身形,您略显苍白的脸,在那抹深邃的蓝映衬下,绽放出绚丽的光彩。

“居然还能穿上。”您有些不自在地扯了扯裙角,走到镜前,眼神里掠过一丝恍惚,凝视着自己,随即陷入了悠长的回忆:“那会儿我刚上大学……”您的眼神飘向远方,“当时一眼便喜欢上了它,好不容易攒钱买下来……”您的声音渐渐低下去,像是说给我们听,又像是说给镜子里的那个女孩听。

我静静地看着您,没有说话。妈妈,那一刻,时光像倒流的河水,您不再是围着灶台忙碌的中年妇女,仍然是明眸皓齿的小姑娘,对未来满怀憧憬——原来,平时疏于打扮的您也有这么美的时刻呀,沐浴着暖阳,一时间您比星辰更璀璨,比日月更温存。
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妈妈,为了这个家,您把最光鲜的自己连同这条心爱的蓝裙子一起默默地收了起来,换上朴素的衣衫,融入柴米油盐,日夜忧心与操劳。但是那一刻,您闪烁着光,所有珍藏的美丽冲破岁月的封印,重新在我们的深情凝视中苏醒过来……

(指导老师 楚云)



眷恋 图/新华社

何处有吾师?

□黎清越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023级英语本科

门下,他们大都终生追随孔子,彼此切磋、琢磨,弦歌不辍;这位老师也许是精神的导师——他也许在古代、在外国、在远方,与我们隔着阴阳,隔着历史,隔着长途,素不相识,但是他们一直都在。在书中,在我们的见闻中,孜孜不倦地以其思想、精神、事迹鼓舞和启发着我们;这位老师也许就是那个学会了反思的自己。

高中之前,我们身边不缺老师,但高中毕业之后,我们真的需要去寻找这么一位老师。

我翻开《孔子圣迹图》,选了一幅《习礼树下图》,配上颜回的那句话——“回虽不敏,请事斯语矣!”我想用这样的画面来濡染我的心。

腾讯上有条消息说:“高铁上到处都是碎掉的大学生。”我看着生气,因为我就是大学生,怎么就说我们“碎掉”了呢?但转念一想,又觉得汗颜。我上大学已经两年,得到了从前梦寐以求的“自由”,心里却异常空落;这两年我做了什么?我有目标吗?我为之不懈努力了吗?我真的能掌控这种自由吗?自由,竟成了我成长过程中不能承受之轻。

很怀念高中时,那种有人管束、有人提醒、有人激励的日子。我非常需要这些来对抗现在这种深深的无力感。

回想起曾经那一个个早起的晨读,我们背诵着一篇篇经典:“北冥

有鱼,其名为鲲。”“仆诚以著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虽然那时只是为了应考,可现在发觉,这些篇章在无形中一直在给予我力量。我背诵过的这些经典,可说是高中生活赐予我的宝贵礼物,将来我恐怕都没有时间再去背诵这么多东西了。

记得那时背诵《论语》,我特别喜欢颜回回答老师的一句话:“回虽不敏,请事斯语矣。”默默地翻译着这句话:“我虽然不够聪敏,但是愿意践行(慢慢思考、领悟)这些话!”想象着夫子“申申如也,天天如也”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”的风神,以及颜子谦恭虔诚的样子,我

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,那种师生情谊的美好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这种场面并不陌生,高中时,我们一下课就追着老师问问题,晚自习时,我们跟老师一起讨论、演算,何其专注,何其单纯!那也是对老师、对知识的一种信任和敬畏。

上大学后,我一直在想,我真的长大了吗?或者一直都是我自以为的长大?在自由挥洒了一段时间之后,有种空虚、迷茫的感觉袭来——我惊觉,我把握不住我的“自由”。

或许我们一生都需要有一位“老师”在身边如此督促。这位老师也许是眼前的老师——你看孔子门徒众多,有的与孔子年龄相仿,有的父子同在孔子

大学不该是“直播秀场”

□郭宝哲 南通理工学院2025级船舶电子电气工程01班

“舍友每天都要在宿舍直播,真的要受不了了。”“舍友在宿舍直播影响到我日常生活,已经吵架了。”“有没有严肃的理由,能让舍友不在宿舍直播”……2025年一开学,社交媒体上关于“室友直播”的吐槽就层出不穷。

一个个真实案例揭开了校园里的尴尬现状:本应是休憩学习的宿舍,正悄然沦为部分大学生的“私人直播秀场”。这场看似热闹的“表演”,正在侵蚀校园应有的秩序与温度。

我认为,宿舍作为大学生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间,从本质上讲是“集体栖息地”,而非“个人演播厅”。部分学生主播却为追求流量,将公共空间的属性抛诸脑后——深夜里,明亮的灯光刺得舍友难以入眠,高分贝的互动声打破楼道的宁静,甚至为营造“人设”,

他们还随意摆弄别人物品、拍摄舍友生活片段,这些行为不仅触碰了公共生活的边界,更无视他人的合法权益。当“我的直播”凌驾于“我们的生活”之上,舍友间的矛盾便会随之滋生,原本温馨的集体氛围也会在一次次摩擦中逐渐消散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,当校园被异化为“影视基地”,大学生自身也可能在流量漩涡中迷失方向。部分学生将大量时间投入直播策划、镜头表现,却忽视了专业课程学习与能力提升,把“当网红”当作捷径,用青春赌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流量游戏。他们在课堂上精神恍惚,图书馆里却不见踪影,只管在宿舍内忙着“营业”,这种本末倒置的状态,不仅违背了大学教育“立德树人”的初衷,更可能让年轻一代在追逐短期利益的过

程中,丢失了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。

我想,要扭转这一局面,既需要学生自身树立边界意识,更需要学校与社会合力管制。学校可通过制定宿舍管理细则、开展价值观教育等方式,引导学生平衡兴趣与责任,明确公共空间的行为底线;平台也应加强监管,避免过度渲染“校园网红”文化,传递理性的成长观念。毕竟,大学的舞台从来不该在镜头前的刻意表演里,而应在图书馆的书页间、实验室的操作台上,在每一次为梦想而脚踏实地的努力中。

我并不是完全否定“校园直播”。这确实也是锻炼的一种方式,但是要记住:别在该学习的年龄,让成为“网红”的梦影响了学习。守住校园的宁静与纯粹,才能让大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”版面向广大大学生征稿。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,内容、体裁不限,每篇不超过3000字。来稿请投邮箱:hdjs@ycwb.com。邮件请注明“花地·校园”字样,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、班级等详细信息。